

佛經文學故事選

常任俠選註



佛經文學故事選

常任俠選註

三田博士

1962. 9. 24.

收稿

古典文學出版社

佛經文學故事選

常任俠選註

*

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152弄18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捌陸號

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*

書號 180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5 11/16 插頁 4 字數 110,000

一九五八年二月第一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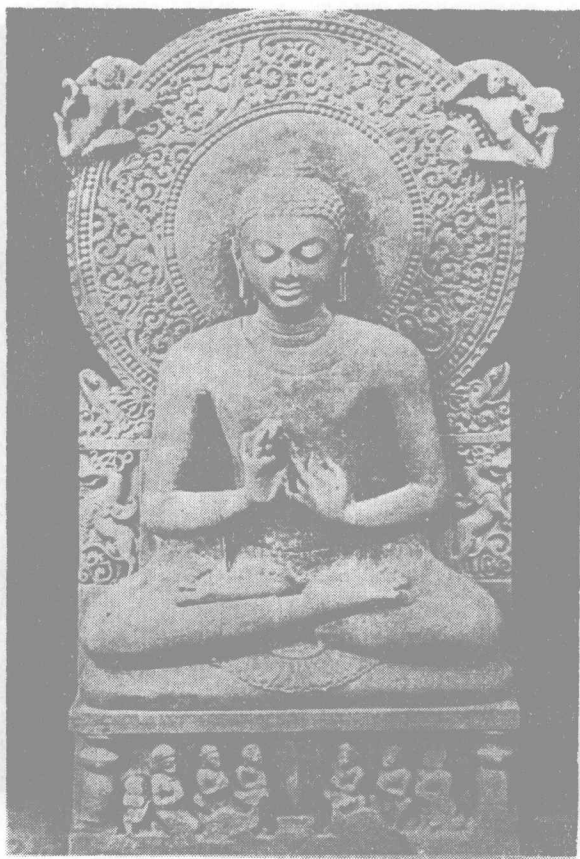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五八年二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2,800 定價 (6) 0.55 元



釋迦牟尼像

印度健陀羅公元二至四世紀石刻



釋迦牟尼說法像
印度鹿野苑公元五世紀石刻



印度和尼泊爾敬禮的釋迦牟尼足跡



迦樓羅像
尼泊爾神廟石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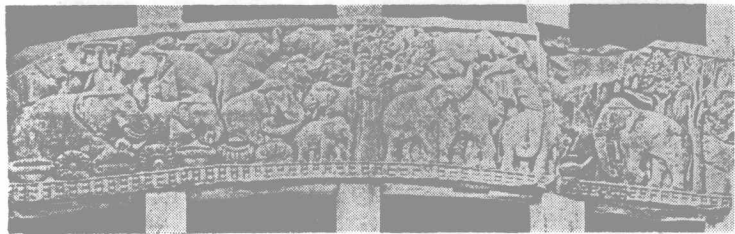
迦樓羅神鳥
尼泊爾石刻



六牙白象故事

釋迦牟尼誕生

印度巴魯特公元前二世紀石刻



六牙白象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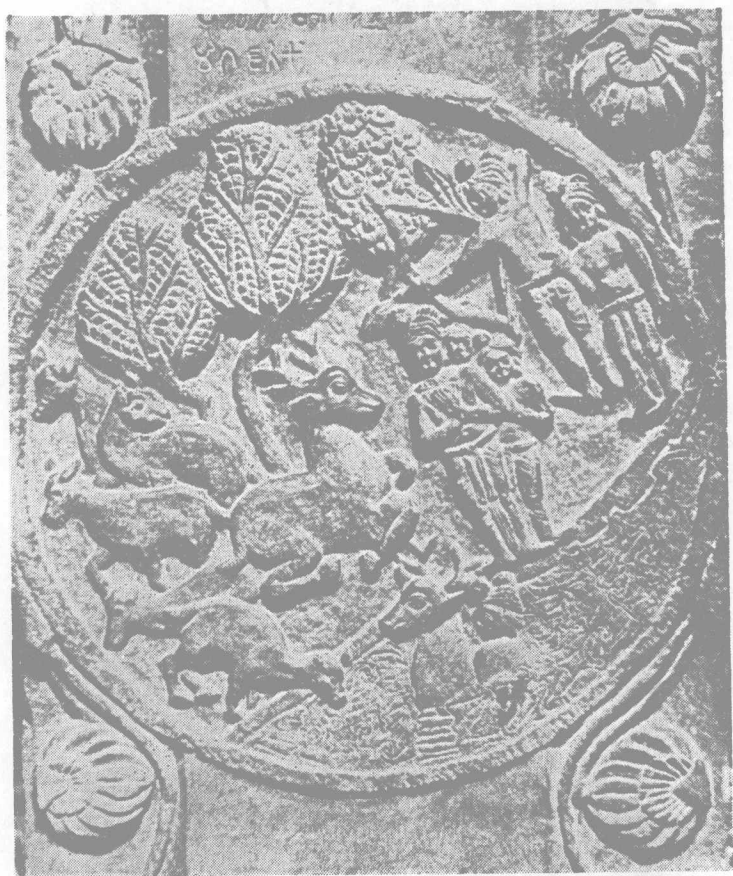
印度山奇公元前一世紀石刻



釋迦牟尼馴服醉象
印度安達羅公元三世紀石刻



須達以金佈地買祇園的故事
印度巴魯特公元前二世紀石刻



九色鹿故事

印度巴魯特公元前二世紀石刻

序 言

佛經是古代人的智慧結晶，內容包羅豐富，從其中我們可以窺見古代印度社會的各方面。它不僅是佛教信仰者的經典，若果作為古典文學看，或是作為古代社會歷史資料看，都可就不同的角度，從其中得到非常寶貴的文獻。

佛經有各種文字的傳本，其中以我國漢文的譯本，為最豐富。我國從後漢以來，就對佛經開始翻譯介紹。有從印度、尼泊爾的古代語文(梵文，巴利文)直接翻譯的，也有從中亞細亞的各種古文字(如吐火羅文)間接翻譯的。因為傳本不同，所以譯文詳略互異；而且歷世的大德，努力述作，常把同一佛典，一譯再譯，由於時代不同，各人的文章風格不同，因此面貌也互異。有的譯文，並非直譯，經過陶鎔，幾乎完全漢化。有的譯文，雖則轉為漢文，却仍然是異域的情調；這在文體上便出現了新的風格，有如園藝中的新品種一樣，在魏晉六朝的藝苑中，放出瑰麗的色彩與濃郁的異香；感染給中國文化藝術，產生了新的變化。不僅在形式上有了新發展，在內容上也因吸收了新養分，有着進一步的創造發育，在我國土地上，茁長成自己的茂樹繁花。

佛經的原本和傳入我國的中介文字本，多已失傳，幸賴我國的譯本豐富的保存着，這一份智慧的寶藏，頗足向世界誇耀。這些佛藏中，有的是古代中國人和古代西域人(不僅是印

度人)的合作,也有不少是中國人自己的著作。在這浩如煙海的著述中,若果我們願意投下勞動,我們便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。而且我們也有責任,從這個寶渚中採取珍寶,貢獻給世界。

多年來我愛讀佛經,尤其歡喜探索原始佛教,看起來釋迦牟尼所說的教,無論為經為律,多是因事立說,針對當時的社會現象,當時人的行動而發。釋迦牟尼所說的語言,是很富人情味的,他不僅是善於說教的人,也是善於說故事的人,他用通俗的常用語言,流行的民間傳說,為大眾說法,多方比喻,因此更能深入人心,使他的座前,集滿了善男信女,合掌靜聽。在兩千年後,讀着這些有趣的故事,我們還彷彿聽到佛的妙音,嚮往於那時的情景。

我從佛經本緣部中的許多故事裏,採取了七十八個故事。這些故事,多半是流傳於古代尼泊爾、印度、錫蘭、大月氏等地的民間傳說,在兩千年前,釋迦牟尼傳教時,就已流傳着。釋迦牟尼隨意取捨,隨時講說,把他自己所要說的道理,貫串其中。這些故事如同美好的詩篇,在故事中所含的道理,引起了廣大的信仰。釋迦牟尼是一個出身於貴族的王子,但他捨棄了世俗的富貴尊榮,懷大願力,為人說教。在古代他是一個偉大的有良心的人,在他所說的這些故事中,現出他的巨大的影子。

釋迦牟尼所說的故事,揚溢着他所倡導的幾種基本道理,最主要的是和平、犧牲、慈愛、誠信、平等、無私、克制貪慾,禁戒殘暴等等。例如在“長壽王”的故事中,他堅決的反對戰爭,

主張人與人應該和平相處，可以在和平中得到無限的快樂。但必須指出，侵略者的戰爭，釋迦牟尼是要人反抗的。他在“長阿含經”卷二對阿闍世王使臣禹舍所說，使侵略者望而却步，不敢一逞，可以看出他明白的意見。

釋迦牟尼對於自我犧牲的精神，是常常贊頌的，例如在“太子須大拏”故事中，不惜施捨盡財寶，施捨盡所有的一切，在荒山中忍受苦行，最後並且割捨了妻子兒女。這種自我犧牲，是非常難能的，在故事中並且反映出當時的最高種姓婆羅門人卑鄙貪殘的面目。釋迦牟尼在“投身飼虎”，“捨身救鴿”等故事中，爲了救助困難危急者，甚至不惜身命，成就最大的勇敢。這種堅毅的自我犧牲精神，貢獻出一切，與當時的社會統治者，掠奪剝削，恰恰相反，他講述這樣的人格，無寧是對於當時殘酷的奴隸制度，用來作爲善良與醜惡的對比。這些往昔的故事，雖不過是一些傳說，有如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的盜火給人類的神話一樣。但釋迦牟尼在當時的社會裏，着力宣揚，真如大獅子吼，使統治的貴族們，起了一大震動。釋迦牟尼尤其反對種姓制度，否認這種不平等的出身貴賤的區別。他說：“不觀所生處，惟觀于德行。有德之人，種姓有別，德行無異。猶如伊蘭及旃檀木，俱能出火、熱與光明，無有別異（見大莊嚴論經卷第七）”，對於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，他加以否定，這在當時正是對於不合理的社會，提出勇敢的抗議。

釋迦牟尼在不少故事中，常常讚美慈愛和誠信，例如“鹿王”的故事中，對於羣的愛和幼小者的愛，“鹿夫婦”的故事中，對於子女的愛，都很真摯動人。還在許多故事中，贊美誠信，不

輕然諾，約言必須遵行。在“相撲”的故事中，述說一個無信的人所得的結果。在“山鷄王”、“虬與獼猴”、“花鬘師”等短短的寓言中，也曾對於存心欺騙者給以有趣的嘲諷。這些嘲笑諷刺的小品，在佛經中是很多的，它像晶瑩的珍珠，常常在講說道理時出現，以加深聽者的印象。其他雋永可愛的小故事、小寓言，在佛藏中可以說是不勝枚舉。

釋迦牟尼有極高的語言藝術，樸素單純，他所說的故事，若果除去其宗教附會的部分，就愈見精彩。這些宗教的附會，在當時說教以及後世傳教者的作用上，或者是不可免去的；但民間傳說故事應該與迷信加以區別，不能混為一談。原來這些故事，多產生在釋迦牟尼降生以前，其中不少是廣大人民自己的創造，反映了他們的愛與憎，祈求與希望，已經在人民口頭流傳，通過了釋迦牟尼的口，通過了佛教徒結集的記錄，保存至今；傳到中國的土壤上，又經過了長期的口述、傳寫、印刷，它和中國人民也結下了不解之緣。因此在中國的變文、小說、傳奇、戲曲中，與佛經中的故事傳說，常有不少相類似的東西。

佛經的故事傳說與中國小說的發展，是有密切關係的。在中國文學史中，佛經翻譯文學，應該是一個重要的環節。以前魯迅先生輯錄“古小說鈎沉”，在“宣驗記”、“冥祥記”、“旌異記”等書中，已收集了不少有關佛教的故事，但尚未收佛藏中的故事，大概因為本非中國所固有的原故。魯迅先生曾經在“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”（見收穫第一期）中說：“還有一種助六朝人志怪思想發達的，便是印度思想之輸入。因為晉、宋、齊、梁四朝，佛教大行，當時所譯的佛經很多，而同時鬼神奇異

之說雜出，所以當時合中印兩國底鬼怪到小說裏，使它更加發展起來。”他曾舉“陽羨鵝籠”的故事為例，這個故事與本書中的“壺中人”故事，內容相仿，應是同出一源。他說：“此種思想，不是中國所固有的，乃完全受了印度思想的影響，就此也可知六朝的志怪小說，和印度怎樣相關的大概了。”這是魯迅先生深入研究所得的結論。魯迅先生早年曾出資刊印了一部“百喻經”，可知他久已注意到佛經故事的價值，而且有很深的愛好。他在癡華鬢（百喻經本名）題記中說：“常聞天竺寓言之富，如大林深泉，他國藝文，往往蒙其影響，即翻為華言之佛經中，亦隨在可見。”魯迅先生這樣稱道佛經中的故事，早在數十年之前，他的卓見使我深為佩服。現在來做這個選輯的工作，可以說正是受了魯迅先生的啓發。

法國漢學家沙畹（Chavannes）教授，研究漢文和佛經，曾著“佛經中五百故事”，凡三大冊，我這裏鈎稽的還不到五分之一，若果能得到社會的愛好，我將繼續選輯。這些故事的譯文，都是漢以後南北朝時代許多大德的勞績，在當時甚富聲譽，垂世業經很久。例如：“大莊嚴論經”的馬鳴菩薩與鳩摩羅什三藏，撰者與譯者俱臻上乘，文采茂美，蜚聲藝林，可以稱為雙璧。至今讀起這種譯文，還使人歡喜贊嘆，若果重新改譯，也未必有更多好處。因此本編悉據原譯，略依時代次序，加以校註。並將同一故事的不同譯文，選擇收入，以供學者們對比研究。

去年和今年，我曾兩度前往印度和尼泊爾，考察著名的佛教藝術古蹟，在各地收集了一些佛教古美術圖片，今選擇插入

書中，使得它和文字結合起來，顯出更鮮明的形象；並可見中國、印度、尼泊爾在文學藝術上悠久的因緣。校註粗疏，難免謬誤，幸希賢者指正。

1957年8月於北京中央美術學院。